

清实录中朝关系史料摘编

云南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摘编
延边大学民族古籍研究所校核

《长白丛书》序

吉林师范学院李澍田同志，悉心专研历史，关心乡邦文献，于教学之余，搜罗有关吉林的书刊，上自古代，下迄辛亥，编为《长白丛书》，征序于予，辞不获命。爰缀予所知者书于简端曰：

昔孔子有言：“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说者以为：“文，典籍也。献，贤也。”这是因为文献对于历史研究相辅相成，缺乏必要的文献，历史研究便无从措手。古代文献，如十三经、二十四史之属，久已风行海内外，家传户诵，不虞其失坠，而近代文献往往不易保存。清代学者章学诚对此曾大声疾呼，唤起人们的注意。于其名著《文史通义》中曾详言之。然而，保存文献并不如想象那么容易。贵远贱近，习俗移人，不以为意，随手散弃者有之。保管不善，毁于水火，遭老鼠批判者有之。而最大损失仍与政治原因有关。自清朝末叶以来，吉林困厄极矣，强邻环伺，国土日蹙，先有日、俄帝国主义战争，继有军阀割据，九一八事变后，又有伪满十四年统治，国土沦亡，生民憔悴。在政权更迭之际，人民或不免于屠刀，图书文物更随时有遭毁灭和掠夺命运。时至今日，清代文书档案几如凤毛麟角，九一八以前书刊也极为罕见。大抵有关抨击时政者最先毁灭，有关时事者则几无孑遗。欲求民国以来一份完整无缺地方报纸已不可能，遑论其它。

建国以来，百废俱兴，文教事业空前发展。而中经十年浩劫，公私图书蒙受极大损失，断简残篇难以拾缀。吉林市旧家藏书，文革期间遭到洗劫，损失尤重。粉碎四人帮后，祖国复兴，文运欣欣向荣，在拨乱反正的号召下，由陈云同志领导，大张旗鼓，整理古籍，一反民族虚无主义积习，尊重祖国悠久文化传统，为振兴中华，提供历史借鉴。值此大好时机，李澍田同志以一片爱国爱乡的赤子之心，广泛搜求有关吉林文史图书，不辞劳苦，历访东北各图书馆，并远走京沪各地，仆仆风尘，调查访问，即书而求人，因人而求书，在短短几年期间内，得书

逾千，经过仔细筛选，择其有代表性者三百种，编为《长白丛书》。盖清代中叶以来，吉林省疆域迭有变迁，而长白山钟灵毓秀，巍然耸立，为吉林名山，从历史上看，不咸山于《山海经·大荒北经》中也有明确记录，把长白山当作吉林的象征，这是合情合理的。

丛书中所收著作，以清人作品为最多，范围极其广泛，自史书、方志、游记、档案、家谱以下，又有各家别集、总集之属。为网罗散佚，在宋、辽、金以迄明代的著作之外，又以文献征存、史志辑佚、金石碑传补其不足，取精用宏，包罗万象，可以说是吉林文献的总汇。对于保存文献，具有重大贡献。

回忆酝酿编余之际，李澍田同志奔走呼号，独力支撑，在无人、无钱的条件下，邀集吉长各地的中青年同志，乃至吉林的一些老同志，群策群力，分工合作，众志成城，大业克举。在整理文献的过程中，摸索出一套先进经验，培养出一支坚强队伍。这也是有志者事竟成的一个范例。

我与李澍田同志相处有年，编订此书之际，澍田同志虚怀若谷，对于书刊的搜求，目录的选定，多次征求意见。今当是书即将问世之际，深喜乡邦文献可以不再失坠，故敢借此机会聊述所怀。殷切希望读此书者，要从祖国的悲惨往事中，培养爱祖国、爱乡土的心情，激发斗志，为四化多作贡献。也殷切希望读此书者能够体会到保存文献之不易，使焚琴煮鹤的蠢事不要重演。

当然，有关吉林的文献并不以书刊为限，在清代一朝就有大量的满、蒙文的档案和图书，此外又有俄、日、英、美各国的档案和专著，如能组织人力，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整理，提要钩玄勒成专著，先整理一部分，然后逐渐扩大，这也是不朽的盛业，李君其有意乎？

一九八六年五月一日
吉林 陈连庆 谨序

编者说明

《清实录中朝关系史料摘编》由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群杰、李东平、李自强摘辑，侯方岳、杨名锐审订；由延边大学民族古籍研究所高永一、李东赫、朴庆辉、金明得、张昌熙、崔泰浩、崔文植核校，金永德审订。吉林师范学院古籍研究所李澍田先生终审。

有关编例说明如次：

一、资料来源：兹从《大清历朝实录》（简称《清实录》）和《宣统政纪》中，将有关中朝关系史资料全部辑出，编次成书，定名为《清实录中朝关系史料摘编》。

二、本书体例：《清实录》为编年体资料长编，按年月日系事。为便于查阅，今仍其旧，并加注公历。

三、摘文则例：凡编入本书的资料，除对少数无关的长篇文字作必要删节外，一律全文摘录，删节之处，以………标示。

四、标点断句：《清实录》原文仅有圈点断句，间有讹误。凡采辑资料，一律重加标点，均依原文分段，原书尊清抬格一律取消。

五、校勘注释：本书以伪满洲国一九三四～一九三六年日本东京大藏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影印本为工作底本，中华书局影印本为参校本。凡错讹衍夺，均按校勘通例迳改。原文中因避讳缺笔、别体，一律改为通用字。原文中每件开头之“又谕”、“又奏”字样，均依据前件改为“谕某某”、“某某奏”或“谕”，并用括号注明。如“又谕（内阁）”、“又谕（军机大臣）”、“（理藩院）又奏”等。如前文仅写一“谕”字，则摘抄之“又谕”后不注。

原书嘉庆元年～四年资料有两份，内容不同，一份见于高宗实录，一份见于仁宗实录，兹仍照原书次序分录，以存原貌。

原书对人名、地名音译间有前后歧异者，如“崔鸣吉”亦写作“崔明纪”，“披楞”亦写作“披伦”等，仍从原书。

六、日期注式：日期置前，删掉原书干支纪年及月前之“春夏秋冬”字样。夏历换算公历，附括号内。夏历、公历、年份、月份于首见处注明，余者不注。

七、出处注法：每条资料注明原书卷页及核校本册页。

编 者
1991年6月

目 录

顺治三年.....	157
顺治四年.....	158
顺治五年.....	159
顺治六年.....	160
顺治七年.....	162
顺治八年.....	163
天命四年.....	1
天命六年.....	2
天命十年.....	2
天聪元年.....	2
天聪二年.....	13
天聪三年.....	15
天聪四年.....	16
天聪五年.....	16
天聪六年.....	21
天聪七年.....	21
天聪八年.....	34
天聪九年.....	42
天聪十年.....	51
崇德元年.....	60
崇德二年.....	68
崇德三年.....	100
崇德四年.....	106
崇德五年.....	114
崇德六年.....	130
崇德七年.....	136
崇德八年.....	147
顺治元年.....	153
顺治二年.....	155
顺治九年.....	164
顺治十年.....	166
顺治十一年.....	166
顺治十二年.....	167
顺治十三年.....	168
顺治十四年.....	169
顺治十五年.....	170
顺治十六年.....	171
顺治十七年.....	173
顺治十八年.....	173
康熙元年.....	174
康熙二年.....	174
康熙三年.....	175
康熙四年.....	175
康熙五年.....	175
康熙六年.....	175
康熙七年.....	175
康熙八年.....	176
康熙九年.....	176
康熙十年.....	176
康熙十一年.....	177
康熙十二年.....	177
康熙十三年.....	177

康熙十四年.....	178	康熙四十三年.....	189
康熙十五年.....	179	康熙四十四年.....	190
康熙十六年.....	179	康熙四十五年.....	190
康熙十七年.....	180	康熙四十六年.....	191
康熙十八年.....	180	康熙四十七年.....	191
康熙十九年.....	180	康熙四十八年.....	191
康熙二十年.....	180	康熙四十九年.....	191
康熙二十一年.....	181	康熙五十年.....	192
康熙二十二年.....	181	康熙五十一年.....	194
康熙二十三年.....	181	康熙五十二年.....	194
康熙二十四年.....	181	康熙五十三年.....	195
康熙二十五年.....	182	康熙五十四年.....	195
康熙二十六年.....	184	康熙五十五年.....	195
康熙二十七年.....	184	康熙五十六年.....	195
康熙二十八年.....	184	康熙五十七年.....	196
康熙二十九年.....	185	康熙五十八年.....	196
康熙三十年.....	185	康熙五十九年.....	196
康熙三十一年.....	185	康熙六十年.....	197
康熙三十二年.....	185	康熙六十一年.....	197
康熙三十三年.....	186	雍正元年.....	199
康熙三十四年.....	186	雍正二年.....	200
康熙三十五年.....	186	雍正三年.....	201
康熙三十六年.....	186	雍正四年.....	202
康熙三十七年.....	187	雍正五年.....	202
康熙三十八年.....	188	雍正六年.....	203
康熙三十九年.....	188	雍正七年.....	204
康熙四十年.....	189	雍正八年.....	205
康熙四十一年.....	189	雍正九年.....	205
康熙四十二年.....	189	雍正十年.....	206

雍正十一年	207	乾隆二十九年	228
雍正十二年	207	乾隆三十年	229
雍正十三年	207	乾隆三十一年	229
乾隆元年	208	乾隆三十二年	229
乾隆二年	209	乾隆三十三年	229
乾隆三年	210	乾隆三十四年	230
乾隆四年	211	乾隆三十五年	230
乾隆五年	212	乾隆三十六年	230
乾隆六年	212	乾隆三十七年	231
乾隆七年	213	乾隆三十八年	231
乾隆八年	214	乾隆三十九年	231
乾隆九年	215	乾隆四十年	231
乾隆十年	215	乾隆四十一年	232
乾隆十一年	216	乾隆四十二年	233
乾隆十二年	220	乾隆四十三年	234
乾隆十三年	221	乾隆四十四年	235
乾隆十四年	221	乾隆四十五年	235
乾隆十五年	222	乾隆四十六年	236
乾隆十七年	222	乾隆四十七年	236
乾隆十八年	222	乾隆四十八年	237
乾隆十九年	223	乾隆四十九年	238
乾隆二十年	223	乾隆五十年	239
乾隆二十一年	223	乾隆五十一年	241
乾隆二十二年	223	乾隆五十二年	241
乾隆二十三年	223	乾隆五十三年	242
乾隆二十五年	224	乾隆五十四年	242
乾隆二十六年	224	乾隆五十五年	243
乾隆二十七年	224	乾隆五十六年	245
乾隆二十八年	226	乾隆五十七年	245

乾隆五十八年	246	嘉庆二十四年	263
乾隆五十九年	246	嘉庆二十五年	263
乾隆六十年	247	道光元年	264
嘉庆元年	248	道光二年	265
嘉庆二年	248	道光三年	266
嘉庆三年	249	道光四年	267
嘉庆元年	249	道光五年	267
嘉庆二年	249	道光六年	268
嘉庆三年	250	道光七年	268
嘉庆四年	250	道光八年	269
嘉庆五年	252	道光九年	270
嘉庆六年	252	道光十年	271
嘉庆七年	253	道光十一年	272
嘉庆八年	253	道光十二年	275
嘉庆九年	254	道光十三年	275
嘉庆十年	255	道光十四年	276
嘉庆十一年	256	道光十五年	277
嘉庆十二年	256	道光十六年	278
嘉庆十三年	257	道光十七年	279
嘉庆十四年	257	道光十八年	280
嘉庆十五年	259	道光十九年	281
嘉庆十六年	259	道光二十年	282
嘉庆十七年	260	道光二十一年	283
嘉庆十八年	260	道光二十二年	283
嘉庆十九年	261	道光二十三年	286
嘉庆二十年	261	道光二十四年	286
嘉庆二十一年	261	道光二十五年	287
嘉庆二十二年	261	道光二十六年	289
嘉庆二十三年	262	道光二十七年	292

道光二十八年	294	光绪三年	325
道光二十九年	295	光绪四年	325
道光三十年	295	光绪五年	326
咸丰元年	296	光绪六年	327
咸丰二年	297	光绪七年	329
咸丰三年	299	光绪八年	332
咸丰四年	299	光绪九年	342
咸丰五年	299	光绪十年	345
咸丰六年	300	光绪十一年	351
咸丰七年	301	光绪十二年	359
咸丰八年	301	光绪十三年	362
咸丰九年	301	光绪十四年	364
咸丰十年	302	光绪十五年	365
咸丰十一年	302	光绪十六年	366
同治元年	303	光绪十七年	369
同治二年	303	光绪十八年	369
同治三年	304	光绪十九年	370
同治四年	305	光绪二十年	370
同治五年	305	光绪二十一年	398
同治六年	306	光绪二十二年	398
同治七年	308	光绪二十三年	399
同治八年	311	光绪二十四年	399
同治九年	314	光绪二十五年	400
同治十年	317	光绪二十六年	400
同治十一年	318	光绪二十七年	400
同治十二年	320	光绪二十八年	400
同治十三年	322	光绪二十九年	401
光绪元年	322	光绪三十年	401
光绪二年	324	光绪三十一年	402

光绪三十二年.....	403	宣统元年.....	403
光绪三十三年.....	403	宣统三年.....	405
光绪三十四年.....	403		

天命四年

二月己巳(1619. 3. 6) 是月，明万历帝以我国兵势日盛，惧为彼国患，将退志於我，集大兵来攻。……其右翼南路，以刘𬘩、康应乾督兵四万，合朝鲜兵，出宽奠口，向董鄂路，期於三月一日出边。

太祖实录卷六，页四。(一九八六年中华书局版清实录一册，78页)

三月甲申朔(1619. 4. 14) 明海盖道康应乾步兵合朝鲜兵，营於富察之野。其兵执箠、筅、竹柄长枪，被藤甲皮甲；朝鲜兵被纸甲，其胄以柳条为之，火器层垒布列。四贝勒既破刘𬘩兵，方驻军，众贝勒皆至，遂复勒兵攻应乾。明兵及朝鲜兵竟发火器，忽大风骤作，扬沙石，烟尘反扑敌营，窈冥昼晦，我军乘之，矢雨发，又大破之，风始定，其兵二万人歼焉。应乾遁去。先是二贝勒阿敏，扈尔汉先行，遇明游击乔一琦兵，击败之。一琦收残卒，奔朝鲜都元帅姜宏立营。时宏立营于孤拉库崖，众贝勒复整兵逐一琦，遂攻朝鲜军。宏立知明兵败，大惊，遂按兵，偃旗帜，遣通事执旗来告曰：“此来非吾愿也。昔倭侵我国，据我城郭，夺我疆土，急难之时，赖明助我，获退倭兵，今以报德之故，奉调至此。尔抚我，我当归附。且我兵从明将士攻战者已被杀，此营中皆高丽兵也。明兵逃匿於我，止游击一人，及所从军士而已。当执之以献。”四大贝勒定议，乃曰：“尔等降，先令主将来，否则必战。”宏立复遣使来告曰：“吾若今夕即往，恐军乱逃窜，其令副元帅先往，宿贝勒营以示信，诘朝吾率众降。”遂尽执明兵，掷于山下，归我。明游击乔一琦自缢死。于是朝鲜副元帅先诣众贝勒降。翼日，姜宏立率兵五千下山降，众贝勒宴劳之，送宏立及所部将士，先诣都城。上御殿，登座，朝鲜都元帅姜宏立及副元帅等匍匐谒见，上优以宾礼数，赐宴厚遇之。士卒悉留豢养焉。

太祖实录卷六，页一三～十四。(中华书局本一册，83页)

三月甲辰(1619. 5. 4) 上遣朝鲜降帅姜宏立部曲张应京及官属三、通事一还国。又使使臣二与俱。书仇明七大恨事，更书其后曰：“昔者金元之主，曾服三四与国，归于一统，然亦未得享国长久，多历年，此吾所素知者。今日之事，我非乐有此举也，因凌逼已甚，遂尔

至此。若向来有意与明结怨，天必鉴之矣。天何以独眷我乎？岂明之仰膺天眷，不我若耶？天无私，福善祸淫，故佑我而厌明耳。尔朝鲜以兵助明，吾知非尔意也，迫於其势有不得已；且明曾救尔倭难，故报其恩而来耳。昔金大定时，尔朝鲜之臣有赵惟忠者，以四十城叛附。大定帝曰：“朕征宋徽、钦二帝时，尔朝鲜王不助宋，亦不助朕，乃持公之国也。”遂不纳。由此以论，尔原与我国无郤。今擒尔统兵官属十人，以念王之故，特留之，今何以竟其事耶？王其图之。夫普天之下，不一其国，岂有令大国独存，小国尽亡者乎？明，大国也，意必奉若天道，乃变乱天纪，恣加横逆，虐苦与国，王岂不知之？我闻明主之意，欲令其诸子，主我满洲及尔朝鲜，辱我二国实甚。今王之意，将谓我二国素无怨畔，遂与我合谋以仇明耶。抑既已助明，不相背负耶，其详告我。”

太祖实录卷六，页一五～一七。（中华书局本一册，84页）

天命六年

三月癸亥（1621.5.12） 遣朝鲜国书曰：“满洲皇帝致书朝鲜国王：如尔仍欲助明则已，不然，凡辽人之避兵，渡镇江而窜者，可尽反之。今辽东官民，皆已剃发归顺，其降顺各官，悉还原职。尔若纳我已附辽民，匿而不还，惟明是助，异日勿怨我也。

太祖实录卷七，页二〇二。（中华书局本一册，105页）

天命十年

正月癸亥（1625.2.20） 朝鲜国韩润、韩义来降。初，润之父明廉与总兵李国谋篡逆，举兵攻王京城，国王发兵迎战，为明廉等所败，弃王京城走。明廉及国，入据其城。国之部将执国及明廉诛之，明廉子润与侄义惧罪遁走来归。上以润为游击，以义为备御官，给以妻及僮仆，田宅、牛马、财帛、衣服及一切器用诸物。

太祖实录卷九，页九～一〇。（中华书局本一册，126页）

天聪元年

正月丙子（1627.2.23） 贝勒阿敏、贝勒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岳托、硕托统大军往征朝鲜。上谕曰：“朝鲜屡世获罪我国，理

宜声讨。然此行非专伐朝鲜也，明毛文龙近彼海岛，倚恃披猖，纳我叛民，故整旅徂征。若朝鲜可取，则并取之。”因授以方略，令两图之云。

太宗实录卷二，页二。（中华书局标点本二册，31页）

正月辛巳（1627.2.28）先是，往征朝鲜大贝勒阿敏，及诸贝勒遣人奏言：“正月十三日，大军至明哨地，楞额礼，叶臣、雅荪，孟安率兵八十人，乘夜袭其哨卒，尽获之，六哨无一脱者。十四日夜，大军临朝鲜境，薄义州，树梯攻城。巴图鲁艾搏率八旗精锐先登，总兵官楞额礼，副将阿山及叶臣率八十人继之。诸军奋勇齐进，遂克其城，杀府尹李莞等，判官崔鸣亮自尽，屠城中兵卒，俘其居民。是日，驻军义州，复搜敌兵尽杀之，收其俘获，留大臣八人，兵千人守之。当取义州之夜，分兵捣毛文龙所居铁山，斩明兵无算，文龙遁入岛中，未获。十五日，我军进攻定州，斩宣川副使奇协获定州牧使金播，尽降其民。十八日，招郭山之汉山城，不降，攻克之，获郡守朴由健，歼其将卒。攻城时，蒙天眷佑，我军未伤一人。生擒朝鲜道一员，参将一员，游击三员。十九日，自定州渡嘉山江，驻营。二十日，我军向朝鲜王旧居平壤进发，路远不及驰报，勿以使者稽迟为念。至于我兵，蒙天佑庇，不必忧虑。俟至平壤，遣使往朝鲜王处乘便侦探，若内有消息可乘，即进趋王京。其义州城，留大臣八人，兵千人，郭山城，留大臣四人，兵五百人守之。今恐兵力不敷，请发在外移营蒙古兵，及在内分管蒙古兵驻守义州，以便调取大军前进。如蒙皇上允发，乞遣一贤能大臣统领之，於冰未解时速来，恐其侵扰义州粮食户口也。至各处归降之人，已皆令剃发矣。”疏闻，上谕曰：“蒙天眷佑，尔出师诸贝勒所至克捷，朕闻之，不胜嘉悦。前进事宜，尔等详加审酌，可行则行，慎勿如取广宁时，不进山海关，以致后悔。如不可行，亦勿强行。尔等在行间，宜仰承天眷，保惜声名，凡事相机图之。傥邀天佑，朝鲜事渐有定局，一切事宜，有当请命者，尔行间诸贝勒公，同议定，遣使来奏，我据所奏裁定。我在都城，何能遥度耶？”於是发在外移营蒙古兵，及在内分管蒙古兵，并家属，往驻义州。是日，阿敏等率大军渡江，至安州，营於城下，屡遣人招之，不降。二十一日黎明进攻，不移时克之。安州牧使金浚、兵使南

以兴赴火死。杀郡守张檄、副使全尚毅、县令宋图南等。城中居民安堵。其守兵二万，当攻城时，有被戮者，既克后，不戮一人，各令还家完聚。遂驻军安州，息马四日，所俘获悉为区处。二十五日，自安州起行，二十六日，进至平壤城，城中巡抚、总兵以下各官及兵民等皆弃城走。是日，我军渡大同江驻营。二十七日，师次中和，驻兵秣马，遣人往朝鲜国王李倧所，未达而还。既而朝鲜遣使二人，赉书至中和，来迎我师。其使即我前时阵获朝鲜元帅姜宏立子，及参将朴兰英子也。时宏立，兰英俱在军中。二使叩见诸贝勒毕，遂令各与其父相见，以示优待之意。朝鲜来书曰：“贵国无故兴兵，忽入我内地，我两国原无仇隙。自古以来，欺弱凌卑，谓之不义，无故戕害人民，是为逆天。若果有罪，义当遣使先问，然后声讨。今亟返兵，以议和好，可也。”大贝勒阿敏答朝鲜书曰：“尔谓我等无故兴兵，试言其故，向者我军往取我属国瓦尔喀时，尔国无端出境，与我军相拒，一也。乌喇贝勒布占泰之屡侵尔国也，尔以乌喇属我姻戚，求释于我，我为劝谕息兵，尔曾无一善言相报，二也。我两国原无仇怨，尔於己未年发兵助明，合谋图我，幸蒙天鉴，明兵败衄，尔之卒，为我阵擒，我不忘旧好，故不加诛戮，且豢养之，纵令返国，至於再三，尔不遣一介来谢，三也。天以辽东赐我，辽东之民，我民也。尔国容匿毛文龙潜据海岛，致我辽东百姓被其侵扰，听其引诱，我曾令尔缚送毛文龙，复成两国之好，尔竟不从，四也。辛酉年，我军攻剿毛文龙，惟明人是问，亦望尔惠顾前好，不以一矢相加，尔国究无一善言相报，五也。文龙系明国之将，明且无粮饷给与，尔乃予以地土，导其耕种，资之糗糧，赡其军实，六也。尔云：‘何故杀我何通事？’我军进取广宁后，禁绝奸细，潜来窥探之人，不杀何待？我皇考上宾，明方与我为敌，尚遣使来吊，兼贺新君即位。我皇考与尔朝鲜，素相和好，毫无嫌隙，何竟不遣一使吊问？七也。尔如此负恩构怨，难以悉数，我用是统率大军，声罪致讨，尔尚自以为是，与我为敌耶？抑将悔祸之延，抒诚引咎，申盟天地，重修和好耶？我且留师五日以待，惟好是图。果欲议和，速行遣使，如违约不至，我军即鼓行而前矣。”於是遣阿本、董纳密偕来使赍书往。我游兵入昌城，副使金时若遁走，擒

杀之。阿本，董纳密未还，阿敏又遣备御扎弩、巴克什科贝再以书往。书曰：“前书有未悉者，故再言之。尔来书云：‘我国有倭难，明曾以兵助我，恩不可负，故我亦以兵助明，独不思乌喇布占泰之以兵侵尔国也，我曾劝解息兵，可不谓恩乎？’又云：‘我两国素相和好，尔乃无故兴兵。’夫我两国固素相和好也，乃尔以兵助明侵我，岂有故耶？”又云：“毛文龙奉明主之命而来守此，义不可逐。”夫毛文龙尚不见信於其主，不给粮饷，尔独何为孚信之深，代筹赡助耶？”又云：“贵国兵来追毛文龙时，不曾扰我民间一物。”我亦知之。当时我原欲和好，故不相扰害耳。又云：“毛文龙侵扰辽东，并未以兵相助。”夫文龙之得据海岛，惟尔庇之，其沿江屯札也，一抵昌城，一抵安州，皆属尔境，提防侦探，惟尔教之，尔之助恶，不已多乎？又云：“辽东之民，乃毛文龙招诱，我国不知。”尔以容匿毛文龙之故，致我地人民，屡被招诱，尔尚得谓不知乎？又云：“疆域阻远，未及闻丧来吊。”彼明与蒙古独无疆域乎？虽道里迢远，皆闻丧而来吊矣，尔与我国接壤耳，非若明与蒙古之远也，尔独懵然而不闻乎？夫曲直自有定论，上天岂无照临？凡此积怨启衅，职汝之由，岂能逃於天鉴耶？我惟理直，故得蒙天眷佑，尔若引咎自责，修好求宁，可速遣亲信之人来。议既成，我即旋师，我非为土地人民兴师至此也。”遣使后，驻军中和，息马七日。二月初五日，大军至黄州，城中军民悉逃避，我军即驻营其地。翼日，李倧仍遣姜宏立，朴兰英之子，并两使臣偕扎弩至。来使曰：“吾王闻贝勒之言，已遣一亲信大臣来矣，令我先来驰告。”时大军驻黄州，朝鲜使将至，和议有端绪矣。大贝勒阿敏颇怀异志，凡事不与众谋，指麾自专，欲率大军前进。诸贝勒，及总兵官李永芳议曰：“我等奉上命秉义而行，若自背前言，不义。前书已有言，朝鲜若遣亲信大臣来，负罪请和，盟誓天地，即行班师。今盍暂驻於此，待其大臣至，听其言辞再议。”时阿敏面诟李永芳曰：“我岂不能杀尔蛮奴？尔何得多言！”李永芳自是终无一言。於是大军由黄州前进，以迎来使。遇朝鲜使者数辈，行至平山驻营，渐逼李倧所居王京。李倧携妻子遁往江华岛，长子李瀅遁往全州城，城内民多溃散。初七日，我军自平山启行，遇其使臣进昌君，令随行。至

瑞兴、驻营。翼日，使臣进昌君进见。进昌君曰：“吾王闻贝勒至，特遣我来，凡有所言，我身任之。今我国自愿认罪，贵国必欲如何定议，敝国贫脊，愿悉索吾土物产以献。若如此可以定议，请驻兵於此。吾王恐惧，已弃城避于海岛，城中府库财物，仓皇散失，贝勒若以兵前进，吾王无可与言，此事亦难定议矣。”阿敏曰：“若然，尔当指与我屯兵秣马之地。”朝鲜使臣因指三屯，每屯约三、四百户。诸贝勒大臣皆欲驻其地。阿敏不从，令吹角进兵，直趋王京。贝勒岳托察其情，知不可劝止，遂策马还本营，邀阿敏之弟贝勒济尔哈郎至营共议。济尔哈朗曰：“吾亦觉之。然吾等不宜深入，距此三十里有平山城，可于彼处驻兵，以待和议之成，遂率军往驻平山城。因众意不同，皆分道而行。是日，留朝鲜使臣进昌君於营，而遣副将刘兴祚率十人偕往。兴祚乘舟，抵江华岛，见李倧。李倧端坐，不出一言。兴祚怒曰：“汝何物，作此土偶状耶？”李倧色赧，无以答。乃曰：“吾因母丧未终故耳。”兴祚曰：“尔惟好自尊大，狂悖无礼，国中百姓，致罹兵祸，不为不甚矣。尔先时令我使臣戏舞，又呼我先帝讳，有曾否宾天之间，愚妄如此，何以议和？”李倧无辞以辨，但曰：“吾实不知，此臣下之言也。”兴祚曰：“今日之事，成败在於俄顷。尔欲修好议和，可遣汝亲子弟一人往，盟诸天地。汝国所产财物牲畜，每年循礼贡献，尔亲定额数，事竣，我即旋军。”李倧犹豫未决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汝国果行大义，盍退兵而后议和？”兴祚曰：“汝尚以支辞抵饰耶？迟一日，则汝民受一日之害，恐旦夕不能以相保矣。吾今此言实为尔民，可遣尔弟速行，无用迟回也。”李倧遂遣其族弟原昌君李觉，并侍郎一员，官四员，偕兴祚来至平山，见诸贝勒。时八旗诸将齐列，阿敏坐榻上，五贝勒分翼列坐，令李觉自角门入，行一叩头礼，抱阿敏膝相见，又以次见五贝勒。李觉进马百，虎豹皮百，绵绸兰布四百，布万五千。诸贝勒待以优礼，设宴宴之。时李倧颓首听命。和议既成，岳托曰：“吾等来此，事已成矣。我国中御前禁军甚少，蒙古与明皆我敌国，或有边疆之事，不当思豫备乎？况我军中俘获甚多，宜令朝鲜王盟誓，即可班师。”阿敏曰：“汝等欲归者自归耳，吾则必到王京。吾常慕明国皇帝及朝鲜国王，所居城